

徐 波 著

Xu Bo Z

文艺复兴时期 法国民族史学研究

WENYI FUXING SHIQI
FAGUO MINZU SHIXUE YANJIU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徐 波 著

Xu Bo Zhe

文艺复兴时期 法国民族史学研究

WENYI FUXING SHIQI
FAGUO MINZU SHIXUE YANJIU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徐波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8
ISBN 7 - 220 - 07222 - 8

I. 文... II. 徐... III. 民族历史 - 史学 - 研究 -
法国 - 中世纪 IV. K565.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8330 号

WENYI FUXING SHIQI FAGUO MINZU SHIXUE YANJIU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

徐 波 著

责任编辑	蒋跃梅
封面设计	魏晓舸
技术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刘 静
责任印制	丁 青 李 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 2 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scrmebs.com E-mail: scrme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 × 208mm
印 张	8.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20 - 07222 - 8/K · 1063
定 价	18.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028 - 85651045



目 录

目 录

摘要 / 1
绪论：西方史学中的民族史传统 / 10
第一章 意大利人文主义对法国学术的影响 / 36
第一节 瓦拉与法国人文主义语文学和法学 / 39
第二节 阿尔齐亚托与法兰西法学人文学派 / 51
第三节 马基雅维利与法国民族君主制思想 / 56
第四节 保罗·埃米利奥与法国人文主义史学 / 60
第二章 从语文学和罗马法研究到历史研究 / 63
第一节 语文学大师比代的贡献 / 66
第二节 法学人文主义与历史学 / 76
第三节 西塞尔的伟大君主国 / 84
第三章 从法学的“历史方法”到历史学方法 / 90
第一节 博杜安的“整体史”观念 / 93
第二节 波丹的“历史方法” / 106
第三节 勒鲁瓦和加亚尔的文明史 / 115
第四节 拉波佩利埃尔的“完美历史” / 120



第四章 政治、宗教冲突中的法兰西民族史观

..... / 131

第一节 教会法研究与民族史观 / 134

第二节 封建法研究与民族史观 / 143

第三节 迪穆兰的法兰西教会自主理论 / 149

第四节 皇家法学家的法兰克 - 日耳曼观点 / 162

第五节 从法兰克 - 日耳曼观点到法兰克 - 高卢观点

..... / 167

第五章 博学好古研究与法兰西民族史学 / 180

第一节 博学好古研究溯源 / 183

第二节 迪蒂耶对法国档案的整理 / 200

第三节 皇家博学者团体的形成 / 208

第四节 皮图与法国中古研究 / 213

第六章 法兰西民族历史的重建——从迪埃朗到帕基耶

..... / 220

第一节 迪埃朗的法国通史 / 222

第二节 德 · 图的法国当代史 / 225

第三节 帕基耶的法兰西文化研究 / 229

结语：法国文艺复兴史学对近代的贡献 / 244

参考文献 / 259

摘 要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 民族史学研究

美国史学家斯多雅诺维奇在其《法国史学方法：年鉴模式》一书中，把迄今为止的西方史学归纳为三种模式：一是以修昔底德－圭查迪尼为代表的古典历史学，即把历史作为研究当前政治的方法和工具；二是以19世纪德国学派为代表的，强调整体的“进步和发展”的线性历史学；三是年鉴派的史学。年鉴模式强调各种系列的、功能的、结构的研究方法，把社会作为一个总体的、相互联系的有机结构来认识。我们认为年鉴派的“总体史”是文艺复兴时期博杜安的“整体史”，勒鲁瓦的“文明史”，波丹、拉波佩利埃尔等人的“完美历史”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史学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发展路径，赋予法国史学独特的品性。法国史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独特发展历程与法兰西民族史学的开创以



及这一时期法国史学对近现代西方史学的贡献是本书的论题。

从 15 世纪初起意大利人文主义学术就开始影响法国，到 15 世纪后期逐渐形成气候，16 世纪是法国人文主义新学术蓬勃发展的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对法国学术的影响主要在四个方面，即语文学、法学、政治学和史学。法国没有从简单地接受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发展出自己有独特品性的史学。法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不是出现在史学领域，而是出人意料地发生在法学领域。法学家们通过接受人文主义语文学和法学方法，发扬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和博学好古研究家的批判精神，批判他们对古典古代的盲目崇拜，在构建法学和制度史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法国新史学。但这并不说明法国人文主义史学最初一步就不重要，对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的接受，毕竟标志着法国新史学的开端，也是追寻法兰西民族的过去，重建法兰西民族史的第一步。

首先，从语文学和法学研究到历史研究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发展的关键。法国人文主义者明白语文学在文艺复兴学术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承认文艺复兴学术对西方修辞学传统的继承。语文学不仅是历史学最有效的工具，而且它也为解释过去，揭示文化结构的变化提供了某些重要的观念。正像语言是历史变迁最敏感的指示器一样，语文学也是解释历史变迁最有效的方法。比代等语文学家开启了古典研究和早期基督教研究乃至欧洲中世纪研究的新天地。他们及其后继者的努力，最终将改变法国乃至欧洲的历史写作。



摘要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的发展路径是从语文学研究开始，通过法学研究，然后把法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最终提出史学新构想，开始史学新实践。这一发展路径中的重要环节是一个新的法学学派，即法国法学派或法学人文学派的产生。对这一学派的创立意大利学者有开创之功，但该学派最重要的人物都是法国学者，因此，所谓法学人文学派主要是指 16 世纪法国研究罗马法的法学家。他们发起的法学革新运动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哲学、法律社会氛围紧密相关。在文化上，这个学派受到文艺复兴崇尚倾向的影响，对传统法律文献进行历史的批判，谴责传统法学家在哲学上的幼稚和历史知识上的无知；在哲学方面，法学人文学派倡导理性，批判权威，具有科学主义的色彩；在法律方面，法学人文学派的理论得益于欧洲民族国家法的兴起，将罗马法研究从实用性的目的中解放出来，使罗马法研究成为历史和理论方面的研究活动。他们对法学的历史方法的探讨催生了法国的新史学方法，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越了罗马法研究领域，波及教会法、封建法研究以及整个法学史、制度史研究，由此引发了 16 世纪后期法国学者对民族中古传统的热烈探究，最终为文化史研究开辟了道路。

其次，在创立法学历史方法的过程中，人文主义法学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他们把人文主义语文学方法应用于法学研究，进而倡导法学与历史学联姻，最终提出了一整套对未来史学发展影响深远的系统历史理论和方法，这是文艺复兴法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博杜安的整体史观念，波丹对影响历史过程的地理因素的探讨，勒鲁瓦关于文明史、文化史的理论都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史学迈向近代的关键。加亚尔和拉波佩利埃尔不是法学家，而是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理论著作都明显地表现出对博杜安和波丹的借鉴，尤其是拉波佩利埃尔在借鉴前辈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历史研究实践和对法国史学史的考察，阐释了自己独特的“完美历史”概念，完成了由博杜安开始的对历史的重新界定，法学的“历史方法”最终转变为历史学方法，为近代新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再次，16世纪的法国新史学的产生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教会法学家、封建法学家把人文主义新方法应用于教会法和封建法研究，在法国中古史、教会史研究等方面，都有引人注目的成就。可以说，在追溯法兰西民族的过去，建构法兰西民族历史观念的过程中，法学家的贡献还是远远超过了历史学家。

16世纪的法学家们，人文主义法学家霍特曼、皇家法学家迪穆兰、格拉萨等是教会法和教会史研究以及封建法和中古史研究成就最突出的学者。他们把法兰西的过去看做是活的遗产，通过对教会史和中古史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基于民族原则的历史观点，把民族因素看做是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他们的研究是法兰西民族史观的重要来源，刺激了法国中古制度史、文化史研究，为重建法兰西民族史作好了观念形态的准备。

第四，在崇尚之风盛行的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学者与意



摘要

大利学者一样，崇尚古希腊罗马，致力于古典学问研究，但由于所处环境不同，法国学者的博学好古研究也包括对法国中古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是重建法兰西民族史的重要方面。

如果说 16 世纪上半期，在接受意大利人文主义方法，对古典语言和古典法学进行广泛研究的过程中，人文主义法学家起了主导作用，那么，16 世纪下半期则是法国人文主义者（包括人文主义语文学家、人文主义法学家、人文主义博学好古研究者）、教会法学家和封建法学家共同行动，在深入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展开对法国中古历史的全面检讨。对于这一时期的法国学者来说，法兰西民族的过去无须重新发现，而是应该好好保存的活的遗产，它不是古董，而是传统。这一历史观不仅把他们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区分开来，而且也显示出他们对法国早期人文主义法学传统的超越。迪蒂耶的档案研究、皇家博学派的中古研究，都对法兰西民族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16 世纪后半期，随着对历史学方法思考的深入，历史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发展，民族历史观的日益成熟，民族历史的写作提上了日程。16 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历史学家的史学实践是探索民族史写作新范式的发端，预示了未来历史编纂的发展趋势。

迪埃朗的《法国国事状态和成就》《法国史》就是在坚实的档案材料的基础上，把历史叙述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重建法兰西民族历史的一次尝试。德·图的法国当代史著作是把政治叙事与博学好古研究结合起来的典范。1560 年，帕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

基耶以语文学、法学、文学等广博的知识储备，带着强烈的民族情感，从事他的法兰西文化研究，试图写一部博学的法兰西民族文化史。他的成就是该时期各学术传统的最好综合，使法国史学走上了批判学术的道路，是下个世纪法兰西史学大发展的先兆。

总之，16世纪是法国史学的英雄时代，在意大利人文主义学术影响下，法国史学走过了这样一段历程，即从语文学研究到法学研究；从法学的历史方法到历史学方法；从罗马法研究到制度史、文化史研究；从教会法和教会史、封建法和中古史研究到法兰西民族史写作。通过法学研究与历史研究联姻来改造传统史学，在重建法兰西民族历史的过程中，造成历史思想、历史认识和方法的重大更新，进而在西方史学中开创独具特色的法兰西史学传统，在历史意识的觉醒、历史方法的探讨和民族历史的写作等方面对西方近代史学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文艺复兴 法国史学 法学研究 民族史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French National History in the Renaissance

T. Stoianovich, an American scholar,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exist three historical study patterns in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The first is the Thucydides-Guicciardini pattern, i. e. classical history, which treats history as an approach to the current politics. The second came out of the German nineteenth-century 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y. This we may term the linear history, which takes the history as an integrative course of progression and development. The third is the Annaliste history, which focuses on the total history and emphasizes the methods of series, function and structure. We think the Annales' "total history" to b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l history", the "civilization history" and the *histoire accomplie* in the French Renaissance. The French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Renaissance differs greatly



from that of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Humanism scholarship came late to France. To be true, there were signs of the new scholarship in France even early in the 15th century, while in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 the new scholarship prevailed in Paris. The 16th century witnessed the prosperity of humanism scholarship in France. Humanism historiography influenced French historiography through its novel viewpoints and its artful Latin. Yet the next important step in the French historiography occurred, unexpectedly, in the field of law. In other words, the French historiography with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did not result from the simple reception of humanism historiography; it took the path of combining law with history.

The 16th century is the heroic age of the French historiograph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talian humanism scholarship, the French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Renaissance underwent this process: from the science of philology to the study of law; from the historical method of law to the method of history; from the study of the Roman law to the study of the legal, institu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and, from the study of canon and feudal laws, and archives to the writing of national history of France. Owing to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rpenetration of law and history, French scholars reformed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which brought about great changes to historical thoughts and methods, and then created a new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France. This book analyses the peculiar path of the French historiography and the origin of the French national history in the Renaissance. Among the topics of the book covered are:

- I. Italian humanism and French scholarship
- II. From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law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 III. From the historical method of law to the method of history
- IV. National view of history in the conflict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s
- V. Antiquarian research and the national history of France
- VI.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past and the new design of history.

This book concludes by summariz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French historiography of Renaissance to the Western 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the work of French jurists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ir Gallican convictions prevented them from identifying history with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while their humanist interests led them to doubt that the Christian world-plan alone was sufficient. For this reason, they defined naive historicism, pursued a comprehensive method of history, and developed a Gallican view of history. Thus, the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both the writing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y.

Key words: Renaissance; French Historiography; Study of Law; National History

绪 论

西方史学中的民族史传统

* * *

西方民族史传统的古典渊源是罗马史学，而不是希腊史学。希腊人在政治上从来不是一个统一体，他们写作埃及史、巴比伦史、罗马史，但从来没有创造过自己的民族政治史传统。我们知道，中古早期的史家，如都尔的格雷戈里和比德，他们为了记述一个民族的历史，都向罗马史家、教会史家和东方史家学习，并没有看见他们求助于希腊史家^①。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近代民族史的兴起。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是从罗马人，而不是从希腊人那里得到了民族史的观念。色诺芬、波利比阿等希腊历史学家对布鲁

^① 参阅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年。同时参阅比德《英吉利教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



尼等人文主义者是有影响的，但是，希腊史家对人文主义民族史的发展的作用依然是个问题。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认为，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等都不是希腊民族史家，他们是当代史家，而俄福鲁斯^①和波利比阿则是世界史家。应该说，希腊历史学家对民族史的产生有特殊影响，他们促使罗马人和犹太人以及基督徒至少是部分根据希腊模式来写作他们的历史。所以，民族史的产生是希腊历史思想和历史方法与罗马强烈的民族传统相遇的结果^②。

罗马人创造自己的民族史，并对近代民族史传统发挥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罗马民族史的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第一个罗马历史学家是费边·皮克托（Fabius Pictor，约生于公元前 254 年）。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早年曾参与高卢战争和汉尼拔战争，公元前 216 年坎奈战役后，他曾作为罗马使团成员，出使希腊^③。在公元前 3 世纪末他用希腊语写作了他的《罗马史》，从罗马起源一直写到公元前 3 世纪末。他的出现是罗马史学兴起的标志。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诞生罗马史学，绝非偶然。首先，这场与迦太基人所进行的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激发了罗马人的爱国热忱，使他

① 俄福鲁斯（Ephorus，公元前 400 ~ 公元前 336 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世界史》。其生平参阅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第 49 页。

② Momigliano, Arnald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87.

③ 皮克托的生平参阅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第 86 ~ 88 页。



们想到祖辈创业的艰难和自身责任的重大。其次，由于这次战争是在辽阔的区域进行的，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罗马的眼界扩大了。只是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才开始大规模地吸收希腊文化。第三，希腊化的冲击迫使各民族反思自己的历史，开始用希腊语，根据希腊历史编纂方法写作自己民族的历史，以便让各国读者了解自己民族。最后，希腊化时代修昔底德式的以关注当代，探索人性的永恒特征，解释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为特征的政治史的衰落，博学好古研究的兴盛，都对皮克托的历史写作有重大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影响皮克托的既有希腊因素，也有罗马因素。实际上，他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皮克托受到希腊作家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受制于希腊历史学家。他有自己的方法，同时也利用希腊史家的成果，并且延伸到希腊史家没有充分研究的时期和方面。在实践中，他用了罗马的编年框架，无疑也利用了祭师编年纪事（the Annals of the Pontiffs）^① 和别的罗马材料。皮克托的贡献是开创性的，他的《罗马史》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著作传统，即民族史。他的著作比以前希腊人写作的世界史更注重政治制度的连续性。罗马人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当代史，因为他们有一种深刻的传统意识和历史连续性的观念。他们

^① 罗马的祭师编年纪事是祭师们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事记在粉板（tabula dealbata）上，逐年更新，有如纪事表，到年末则将其抄录成卷。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曾把全部祭师编年纪事编辑成书，共80卷。见西塞罗《论演说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9~241页。